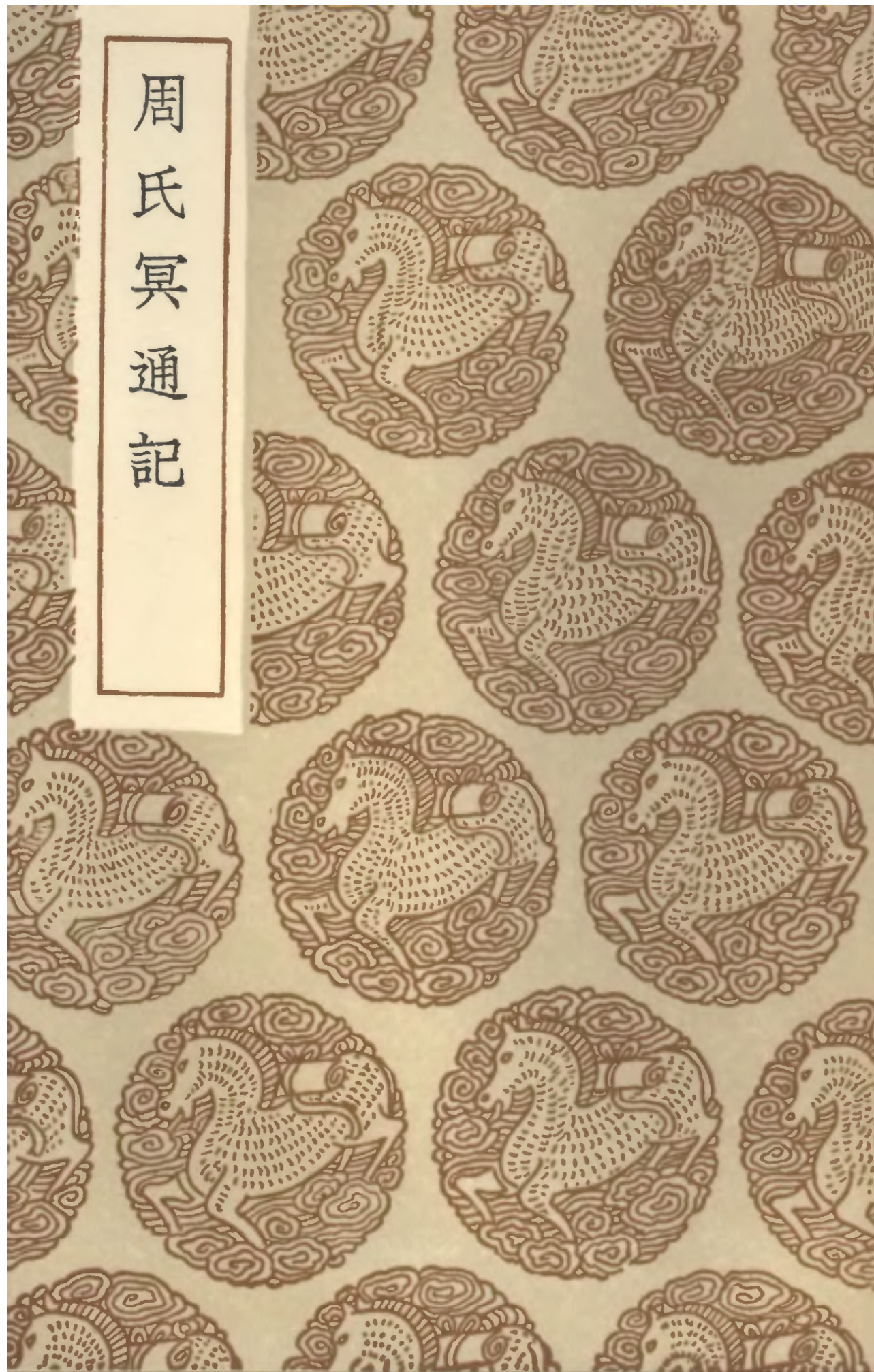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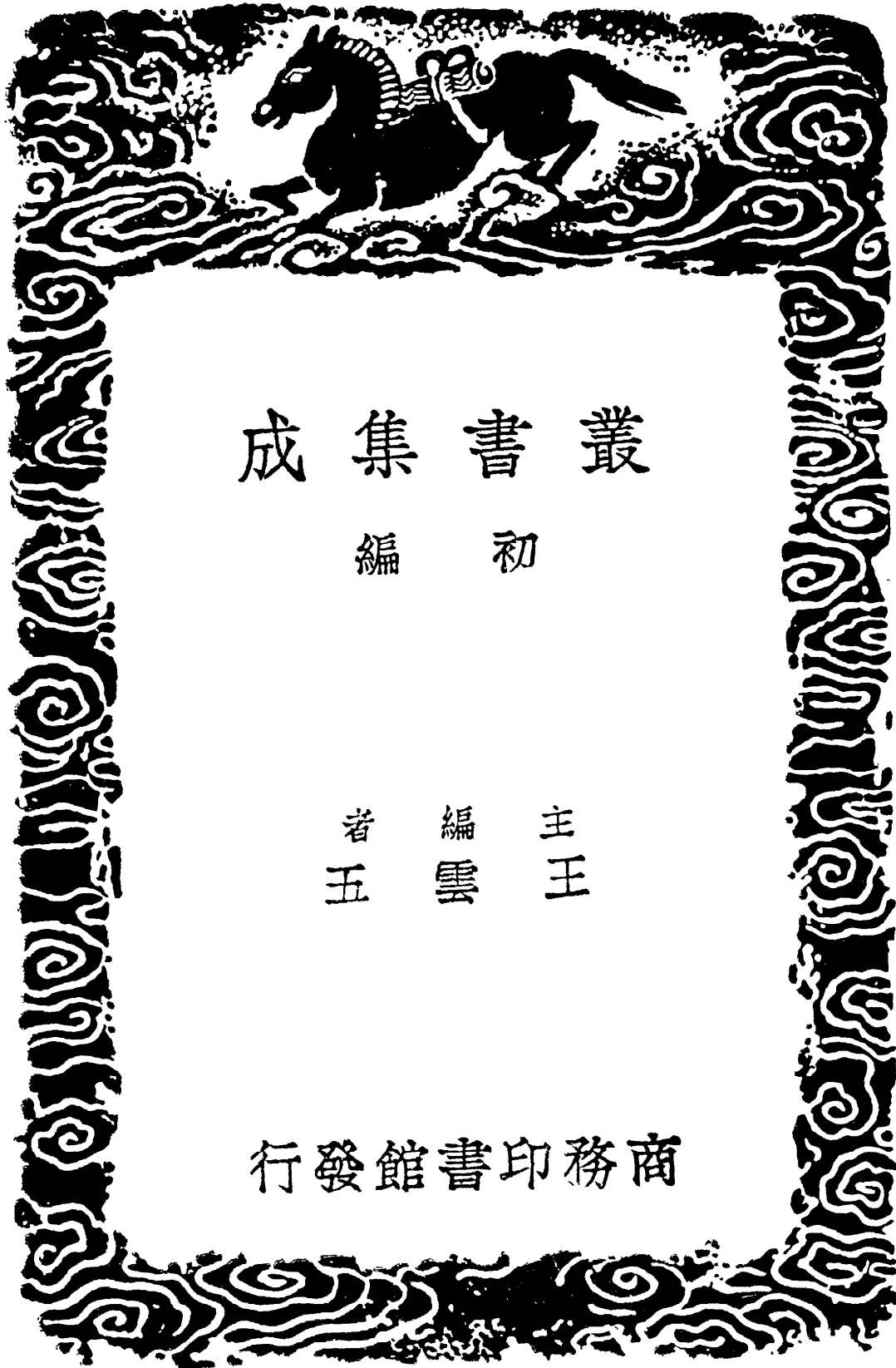


周氏冥通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氏冥通記

陶弘景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祕  
冊彙函及唐宋叢書津逮祕  
書皆收有此書祕冊卽津逮  
之原本津逮本脫陶弘景啓  
一篇故據祕冊本影印



陶貞白進周氏冥通記啓

某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旣在齋禁無由  
卽得啓聞今謹撰事跡凡四卷如別上呈但其  
覆鄣疑網不早信悟追自悼咎分貽刻責淵文  
以具陳述伏願宥以闇情謹啓

梁武帝詔答

省疏并見周氏遺跡直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  
明白蓋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一二

周氏冥通記卷一

梁陶弘景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玄人周子良字元𩇛茅山陶隱居之

𩇛字德本

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吉遷里人寓居丹陽

建康西鄉清化里世爲胄族江左有聞晚葉彫

流淪胥以瘁祖文朗舉秀才宋江夏王國左常

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剛文朗第五子郡五官

掾別住餘姚天監二年亡年三十四仍假葬焉

所繼伯父耀旭本州主簿揚州議曹從事母永

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一切仙室中聖皆起行  
四面來繞已身乃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  
日人定時生於餘姚明星里暮歲爲姨寶光所  
攝養同如母之義子良幼植端惠立性和雅家  
人未嘗見其怙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還永嘉天  
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權住永寧清嶂山隱居  
入東本往餘姚乘舫取晉安霍山平晚下浙  
江而潮來掣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因仍  
上東陽欲停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

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  
憇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識  
今討覈緣由如神靈所召故其得來此山不爾  
莫測其然于時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服節爲  
弟子始受仙靈籙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  
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  
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旦夕承奉必盡  
恭勤十一年從還茅嶺此後進受五嶽圖三皇  
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



就西阿別廨住以十四年乙未歲二月二十三  
夏至日於廨忽未中寢臥彌淪良久乃起出姨  
母不解所以深加辯切乃頗說所見具如別記  
自爾於四五旬中大覺爲異恒垂簾掩扉斷人  
入室燒香獨住日中止進一升蜜餐周家本事  
俗神姨舅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或謂欲染  
邪氣亟相感問唯答云許終是婁羅夢無所知  
寃自懷愁慮爲復斷隔耳於是衆人莫測可否  
相與縱置聽看趣向其七月中乃密受真旨令

外混世迹勿使疑異從此趨走執事乃過於常  
日其年十月從移朱陽師後別居東山便專住  
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性君子  
訥言敏行所可云爲默而能濟清修公正纖毫  
無私去冬欲潛依冥旨逆須別宇託以方便冒  
求構立雖建三間麤屋經時未畢入此年十月  
便密自成辦窻戶牀簾至十九乃竟親屬道義  
齋其上果要往看之覺其潛形測容並莫知所  
以至二十六日密封題東西館諸戶閣解處磨

洗以文簿器物料付何文幸爾夕自衣衾枕出  
所住解云當暫齋或云暫行二十七旦獨在住  
家解及還館中言色平然了無一異更香湯沐  
浴著諸淨衣與文幸碁博讀書而屢瞻晷景至  
日昃後便起云時至矣卽束帶燒香往師經堂  
中遍禮道衆徑出還所住解住解住屋唯有三  
間住東間西二  
間亦安兩高坐  
並有香火也衆人正言應就齋去日晡間其  
弟名子平往看正見于仙屋燒香出還住戶問  
子平何以來答云姨孃氣發喚兄還合藥煮湯

語云我體亦小惡卽時欲服藥竟當還若未卽  
還汝可更來仍見鑑中溫半升酒子平馳還說  
此姨母驚恠亟令走往已正見偃臥子平不敢  
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便悲叫問何  
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莫聲叫莫聲叫  
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蹴巾轉猶舉手再過  
正巾須臾氣絕時用香鑪燒一片薰陸如狸豆  
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半食頃耳時年二十先  
已裝束內衣止止著眠衣加以法服並堅結其

帶脫羣襦卷辟之容質鮮淨不異於生一切聞見莫不歎駭以二十九日日昃後殯仍造礮塚於東岡十一月三日丙寅日昃後窆卽捧土成墳此後音影寂寥未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計中今略疏在世事迹共所聞見如此故載之記前又爾日於書案上得四函書並封題上皆濕一函與師一函與後解姨母等一函與舅徐普明一大函有四紙與南館東山諸道士並是告

別同云二十七日計此當時是從朱陽還仍作  
書作書竟便燒香也又檢溫鐺中猶如常酒氣  
瓦盆中已被水湯無氣都不見藥蹤迹竟不測  
何所因託檢記中得一藥方或疑脫是此師旣惋慨此事追恨  
不早研究亟令人委曲科檢諸篋蘊庾覩遺記  
而永無一札文幸云二十六日燒兩束書可百  
餘紙不聽人見意疑此必皆已焚毀懊惜彌切  
心猶未彌十一月旦甲子試自往燕口山洞尋  
看果見封投一大函登崎嶇鉤取拜請將還開

視卽是從來受旨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六月七月並具足從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疏目錄畧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月七月而不存錄爲當不復備記止經略如此邪今以意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靜後旣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錄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

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今依日月次第相

連如

也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復見一條又



尋所燒者定當非此例無容一封一焚故也

亦可

是焚不可顯出者也

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知者止有數

條一者初夏至日晝眠內外怪責不得不說二者斷不食脯肉亦被怪不得不說三者與師共辭請雨真旨令改朱用墨此不得不說四者師得停召真旨令告知此

### 右周傳

五月事

一依本寫卽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

夏至日未中少許

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乙丑也

在所

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

于時住在西阿姨母廨中

善生是兩姨弟本姓朱七歲時在永嘉病十餘日正爾就盡隱居若爲救治仍捨給爲道子

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猛眉  
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  
戴蟬垂纓極長紫革帶廣七寸許帶鑿囊鑿囊  
作龍頭足著兩頭烏鳥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  
從者十二人二人提裾作兩髻髻如永嘉老姥  
髻此髻法寬根垂至額也紫衫青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  
紫袴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

七人並白布袴褶自履屨悉有所執一人挾坐  
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  
持紙筆大硯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繖  
繖狀如毛羽又似綵帛斑駁可愛繖形圓深柄  
黑色極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  
如小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  
有光明草縷如荍子但織縷尤大耳侍者六人  
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入戶便皺面去居  
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按于時筆及約尺悉

在桼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

所住屋自西廂有兩

間去堂屋止三間步廊子云大近後恐自逼堂而堂于時已被燒盡未解近後之旨住屋東向

北邊安戶五尺眠牀約西壁卽所畫寢者頭晉西故得見外又一五尺安北壁卽子平住也一

方五尺安憲下施書桼東向硯本在桼北頭筆格在南頭故移就硯而隱桼也問左右

那不將几來答云官近行不將來乃謂子良曰

我是此山府永嘉卿無愆故來相造子良乃起

整衫未答

云予時自覺起對分明而人見身猶臥恍惚不自解

仍問曰今

日吉日日已欲中卿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

未曉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

恒貪眠又簷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令左右看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右以手格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堰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問那得此小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令裸身善神見之

小男兒名赤豆年五歲是俞僧夏兒云多災厄暫寄道士

夏月裸身出戲

又問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廕

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爲人所歸授

郎善姓徐樂成縣人

年十六七許先依隨隱居還山今已去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

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地自云墳塚在越雖自羈廻亦不願移之南頭有一坎宜塞去其

今欲同來有文書事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王

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世

子良本欲以甲午年迎父柩出西事

不果周事角家過此未申酉歲乃更議當是其父不許移故因此告卽往驗果有坎已塞竟

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爲人實依依於世上死爲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

幽冥爲勝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目將  
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  
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  
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爲  
得補吾洞中之職面對天真遊行聖府自計天  
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自幼  
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爲身  
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枉濫無辜起止飲  
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今還所任方

事猶疑冀非遠耳卿勗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人山中同烝知之無嫌便下席未出戶見門上

有令春劉白等

令春是姨母間婢子劉白是白從子

乃又曰勿令

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真經前失火處大屋基

今猶有吏兵防護莫輕洩慢其輩無知事延家

主

門是前中隔閣靜屋及壇在閣外經堂被燒移經出安靜中堂屋四間東二間作齋堂西

二間姨母住始其年四月二十三日遭燒四間都盡姨母修黃庭三一供養魏傳蘇傳及五嶽三皇五符等所云真經當指在此卿姨病源乃

但未解空基處云何猶有防守之重雖不能致斃亦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爲治



療腹中又有結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卽除歲

月之間不知若爲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別當向

卿言

前云事延家主家主即姨母所以因說病事不由於請問也姨母年四十七素患風

令恒上氣腹左邊有氣結如令春等去便下堦

而滅

尋神明出入無方乃並牀不疑而亦有避人時蓋是過穢賤者不可觸冒

右一條是夏至日書所受記書四麤白紙

此承

依別自是趙於保命四承居火者名威伯河東人主記仙籍并風雨水領五芝今王草事

出真

誥

其夕三更中復聞一人扣戶云范帥來未應已

進修壯形貌端嚴著大冠似如幘服緋從者唯  
三人衣色黑掩掩不可別戶外有光狀如把燭  
不見光形帥倚牀而言曰僕姓范爲定錄府  
鬼神之司定錄保命二府同在一域而名界有  
分各天真守之二君並姓茅是兄弟兄守定錄  
弟守保命卿亦應已知之向有大丞遊行界域  
記人罪福過造卿聞二君及府中諸監僚選卿  
爲保籍丞此位乃始立以助領諸簿錄其任數  
小而高清爲美兼得宗庇真仙二三爲宜卿向

酬對丞極不惡後何以與姨議異遂使日司聞之以白丞又疑是祆俗丞大不悅欲執卿爲無信之過故令僕來相告觀卿俗意未豁囂塵易迷何以苟縱於七魄而拘制於三魂實由卿素履帛家之事此輩小物亟稱其功而惑人意其爲牧約之卿儻早議不乖則墨簡不書周家本事俗神禱俗稱是帛家道許先生被試時亦云爾子良祖母姓杜爲大師巫故相染逮外氏徐家舊道祭酒姨母化其父一房入道是以恒慮爲俗神所犯爾日見其淪朴不已乃具相戒約旣未達真旨故不得不挾疑耳子良曰向實有疑今敢復異帥曰

夫神聖有旨豈是辭訟所讜兼向丞總領吳越  
任之大者自來宣諭何得不從尊府君亦有訴  
於丞云無復嗣丞已不許幽冥面告尚不得停  
而況穢身投片辭亦是不達達亦不許徒勞紙

墨耳

于是姨母欲奏章上言并令其  
作辭陳訴故帥此語以斷也

卿朝夕燒

香乞長生神仙今既果願復何所言二真今中  
間往太元府至今未反恐還當問丞故令先來

相實可依心答旨

二君口凡是大司命太元真人  
治大雷壑之赤城當是夏至日

往彼朝詳  
未反也

子良答曰俗人童蒙不辨

曲垂

貸宥實敢迴異帥直云好又曰卿每禮拜先依  
科朝四方竟輒更禮拜司命定錄保命三真君  
既居鄉故應爾于時子良攬屐橫在牀前又不  
著衣眠帥云作道士法不宜露眠不宜橫攬屐  
橫攬屐則邪不畏人子良唯應爾科戒云上牀脫履令正輩  
牀蓋爲如此凡道士應恒著眠衣服子良又問  
牀如小單衣法衣不得露髻寢也  
既靈聖垂旨敢希久停可得申延數年不帥云  
下聲傍人聞前共疑議日司已白今來取實由復求申更恐其聞奏故令下聲非  
必畏人聞于時子又曰向所言事不得爾自己  
平亦在別牀眠

有定兼復此職不可久空所以勤勤重來者正此耳今又私與卿云勿洩之卿既無解術猶應栖質有所唯大嶺之南故園之地可得安厝若其地多石則看北良常山左側應好地莫還本基本基既塵穢兼復蕪滿若葬之必不爲卿益竟不測嶺南園地在何處良常在朱陽東北十里許山連岡亦至此間從來不聞其履行看地今日倉卒便於東岡營塚後得此記檢看去年十一月八日定錄告云作屋處於卜葬不便尋其初作屋時欲近東大窠隱居嫌窠大而遠令還西館明知今葬處已是閭合先旨雖非同此帥良常之言而會定錄北葬之告也既云無解術應栖質有所者則此尸骨不還所以令覓好

安塚地耳其餘棺柩法周猶依世法用凡所受經符

可以自隨者則其神衛從人復宜須三師姓諱

兼受法年月恐三官水神復更考問皆應答對

不得落漠

留疏與家令事事亦如此是為依師教也自題五嶽圖三皇傳及諸經符

並云佩隨身但不知三師的是何者即謂當作籍師度師經師義為直是師師相承之三世邪竟不問其尋覓此又經記所論人命終復不問仙之與鬼必皆由三官開過皆須有所承按根本由是言之師資之結殊不容易僕今去矣勿忘此證卿雖緣

質有定亦須用謹正謹者邪炁不干神明衛護則招感易達卿既處此塵誼之中僕等難復數

來仍手指壁上所疏桃竹湯方云脫覺體不決  
便依此方浴此方要卿那得子良答寫真誥中  
得帥曰此是南真告楊許者卿得之甚好二君  
亦標挺言未絕聞子平覺便歛去

右一條卽夏至夜所受記細書一大度麻紙

滿此范帥卽保命四鬼帥范名疆五四帥之  
大者事出真誥但未了自稱僕而卿人之

意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  
正有鬚鬚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顏狀甚可



愛著芙蓉冠垂青纓甚長著衣狀如單衣而有  
朱青黃白相雜厠似錦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  
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帥來時燭光也獨自而已  
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爾爲丞已遣丞  
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爾修道之方可從  
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五月二十七日事

此人見子良題此乃笑曰知  
記曰爲好歲代久遠後人見

之知其何年子良曰前丞帥來已記年今詎  
須又曰紙紙記爲好子良因疏下作下四字  
太歲乙未按如此人言便非禁留世未解周封  
藏之意當示傳泄不由於已楊許先

迹亦是他  
述故也

夫作道士皆須知長生之要爾既未能餐霞飲  
景尅已求真徒在世上無益於體今所以相徵  
召者一以助時佐事二以受業治身庶積年月  
得其力耳五藏全其髓填實方可以求道爾今  
四體虛羸精神惛塞真期未可立待卽亦可旦  
伺二星以通其感子良因問不審此星在何方  
面形模若爲答曰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  
不出常以二十七日月生三日伺之其形煥耀

異餘者爾今可畫作七星當隱約示其晉向子良因染筆作七星形此人曰我無容運手爾但

安二星置綱之頭相告也

次安此問是不答亦非二又安此更問答

此是也當燒香整心伺之見則祈乞隨心所願亦別有呪後當相告今夕三四更中可試看之勿令人知伺時人知則不可見也又曰吾今去勿輕示人世上

亦有經子有宿業故口相受耳不聞開戶聲徘徊而滅

右一條二十七日夜所受記書一大度簿白

麻相接續滿紙

按別記此中山人姓洪名子涓本中嶽人今來華陽中不

顯何職後受洞房經亦是此君當是掌教學者真誥中無此人也同北斗二星法出方諸洞經中周從來都未窺上經性謹直亦不議求請追恨不得以諸真經及楊許真令一見之已雖不復任此要自於師心有虧

凡此三條皆彷彿夢耳不正分明

又別夢見懸巖峙壁鬱然若似青嶂中某在山下望見山上有二人一人著遠遊冠錦繡之衣其意言是保命君一人猶是向高座上老子也相對而談某亦不解其語須臾便覺竟不知此二人後何所適

右一條二十八日晝寢夢記書兩麤小白紙  
按尋記凡標前云夢者是眠中所見其有直云  
某日見某事者皆是正耳覺時其見但未知爲  
坐爲臥耳從乙未年八月以後遊行諸處此皆  
是神去而身實不動也又諸記中徃徃有鑿易  
字當是受旨時匆匆後更思憶改之昔楊君迹  
中多如此

右初起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凡四條

事大書小八白紙

並與目錄  
相應無關

周氏冥通記卷之一

周氏冥通記卷之二

梁陶弘景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六月事

一依本寫卽事有隱者今未注詮記

六月一日夜

凡此端背題紙背作乙未年

復見前丞來乃著

進賢冠猶如前侍七白衣人所執持亦不異舒  
坐席坐南牀復有二人年並十五六許形服鮮  
麗皆作兩髻著衣似單衣復如袴似繡而非丞  
言曰一日有期差不爲疑仍指東邊一人曰此  
華陽之玉童定錄保命二君令來相諭又指西

邊人曰此紫陽之侍童二君昨詣紫陽陳卿事

原

應作此源

紫陽乃戲言大族貞虛其中凌雲者理

非一人定錄曰此蓋見由耳紫陽笑曰東華紫

微當焚錄邪丞曰吾想此言實是賞讚卿也華

陽童乃言曰夫騰龍駕霄之才理非涉世之用

榮華疇

應作籌字

略之心豈會神真之想爾情無滯

念胷臆蕭豁是以果而速之若無此虛豁之心

者則一志而不及一向而不廻此二能得道爾

旣無才學可稱又乏至德之美特是採緣訪命



加以迹少愆累心無沉滯故得耳勿區區於世  
間流連於親識眷眄富貴希想味欲此並積罪  
之山川煮身之鼎鑊善思此辭勿足爲樂若必  
寫此則仙道諧矣又問曰陶氏才識何如答曰  
德操淵深世無其比又曰然恐緣業不及如何  
紫陽童仍言曰君言君言是稱紫陽語也神仙易致而人  
德難全是故二象雖分其間猶混真道可聞而  
不可見人道可見而其行難聞夫爲人者皆貪  
虐誕欲恣情任美所以三惡不離其心五情不

節於體皆由先世種罪多故耳若生在中國知  
有道德人身完備才明行篤者皆宿命有福德  
也述君言此爾宿世已生周家君之餘嗣也今生  
又在周家雖出庸俗先功未弭故得受學仙宮  
任泰神府君昨歎云一與其別已數百年矣誠  
子之辭訖勸子之言盡可善勗之方當往來不  
爲久別又仍曰君已改子名字因人相告二童  
便出戶丞曰二人言盡此皆真君授其語令相  
論吾不得停尋更來夜席便滅

右一條一日夜所授記書兩小度麤白紙

承猶

是趙承華陽童依後記云姓景各上期紫陽童云姓鳳名靈芝按此云已改子名字別因人告而後八日來說所改名字即猶是此童也當是其今未敢言耳

六月四日夜華陽童來授曰爾既挺思合神必不會世心中人惟欲求利爾不能益則有不悅爾今事人尊者若罵詈爾得罵時當存念身神耳可得聞而心勿受爾莫口應若罵畜生禽獸之屬皆當卽沐浴此爲賊身之大穢穢則真神不降邪氣侵人昔有劉文長師李少連少連苦

酷不道鞭打罵詈無有時節文長受而口對積  
十一年山神遂侵試之後成邪注病今在保命  
丞間爲救使緣前身有忠朴之心故得爲正神  
所使少連今猶在河間晝夜辛苦不可得見譬  
如此事可不慎之

言此而去

右一條四日夜所授記書一白牋紙

去歲聞其家說

姨母常修服諸符恒令爲書其既始有通感  
於書符失時兼亦不謹姨母責罵甚苦乃云  
人家養犬亦須守吠逐鼠養汝已不得供養  
止書符寫書而不用意用汝何爲伊于時意  
色極不好今由此告當由斯源也姨母以其  
年少伏事人恐過失每課厲非一從此後得

罵便喜笑悅竟輒沐浴大小咸怪如此至于師長之間實未嘗加以言色今則文長少連爲譬當以在三之義均耳

六月六日夜見一人來儀服甚整著丹衣青帔芙蓉冠冠上又有小平蓋蓋青色紫緣邊背上佩三青色鈴年可二十餘面甚白微有鬚侍者四人二男二女至良久乃言曰我是桐栢仙人鄧靈期聞子合道故來相慰子良曰凡庸下賤少樂正法幸藉緣會得在山宅應作澤字何期真聖曲垂啓降自顧腐穢無地自安若前緣可採願賜開

度仙人曰善哉辭也子千生已來種福多矣自  
然而會何待開授度子者當自有人吾特嘉子  
緣德來結交耳幸無謙辭桐栢當復有來者當  
授相待吾今去矣下旬間更相過方事遊適兩  
念相存執手而去

右一條六日夜所授記事一青紙

依後別記  
鄧始得爲

桐栢帝晨執蓋御史領華陽學仙禁真誥中  
所無云桐栢復有來者當謂後徐玄真也

六月八日夜紫陽童來裝服如前言曰欲知我  
姓字不予良曰願聞之童曰我本姓王字子遷

太原人宿命時父爲陳留太守仍移居丹陽我  
年十五化前身有福德生爲人復修功德死爲  
神補紫陽內宮玉童賜姓鳳字雲芝君今改子  
名爲太玄字虛靈童凡所稱君者皆紫陽  
也不改姓仍取周也此名  
字中皆有旨趣今略爲述之太者元始之極而  
質象含真玄者謂應虛無之炁挺分所至非修  
身立功所得虛者謂形同乎假志無苟滯蕭條  
而應真靈者謂在世而感神棄世而爲靈此表  
裏成功響流後裔也略陳其綱紀如此別有幽

與處未可便及此名不施于世且莫顯示子良  
字元餘此乃施之善名亦不勝於世直是施于  
冥中耳言訖便去

右一條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籐紙

其羣從兄弟皆

以子字爲名子良是其本父乍生便名以無  
別小名也字元餘者是癸巳年十七於華陽  
東嶺冠師爲作此字燒香啟告以授之按後  
記云所改名卽是青錄玉文者當周名仍取  
以名之

六月九日夜夢聞人語不見人形聲氣高厲謂  
子良曰若披罩紫蓋遊適偃房者神仙之漸也



唯言此而已意而言是定錄神君隱告也須臾覺便見前丞丞曰向

來者爾識之不答曰不識丞曰是真君爾未宜

見之故遙相告爾

按此前華陽中唯丞帥及童來君都未降今此方爲

其始也又曰爾聞血臭不答不聞丞曰爾體血流

釋那不自知答曰自謂無血唯汗耳丞曰汗之

與血一何異乎汗者血之精華人血猶如水寒

則上凝夏則上清清則流泄易凝則決冰而血

出是爾陂塘虛微故不能止於流耳人血如淵

水不厭其溢但患其竭吾有築塘之術當爲爾

治之今但俟景挹華亦能微微爲效吾今且去  
外已有人來下席而滅卽見一人入侍者三人來至  
牀前而言曰我是張孝字子安榮陽梨井人也  
直言此而滅見年可三十許中  
紫方冠著繡衣當是高仙人

右一條九日夜一夢聞一受記書一白籐紙

依別記張子安是華陽中  
蕭閑堂主上真語所無

六月十一日夜有一女人來嶺裏形貌妍麗作  
大髻通青衣言曰今夕易遷中有四人欲來爾  
所住處今旣在此當不果至十九日只當來耳

子良言侍從師還此不知今夕有垂降者欲還  
住處仰俟可得爾不女曰旣已在此已夜不須  
復還恐人相疑亦不須道今夕來此意子良問  
不審氏字可得示不女曰姓李字飛華淮陰人  
來易遷中已九十四年旣始受學未能超進今  
者之來乃趙夫人見使便別曰十九日期君於  
西阿子良歛手而別此女年可二十三四許有  
兩人同來唯此女言耳一  
人當是  
侍者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簾紙

此日  
師出

冰館仍上山日沒後還東嶺周送入至住處  
已黃昏仍留其停宿于時在冰口屋尋嶺內  
清淨神女不集西廨混雜反  
欲相從未達此趣以爲於邑

六月十二日有五人來乃三更中

一人年可三十餘黃華冠雲錦毛衣

侍者四人執紫毛節

持流金鈴此馮真人也真誥有

一人芙蓉冠絳繡衣

侍者二人無所執則張子安也真誥見

一人芙蓉玄冠綠繡衣

侍者二人則中山人洪先生也真誥無

一人敖幘朱衣紫草帶

侍者六人皆公服悉有所執持則樂丞真誥有

兩髻亦繡衣

此華陽童

右五人前三人列坐南牀丞及童坐書牀子  
丞前進曰今夕有高真來可起可起子良因起  
拜前者前者曰可坐子良還坐又曰周生修功  
積德可謂不負其志乎張君曰明鑒鏡察理當  
照其胷懷耳答曰如來辭洪君曰見周生不中  
路怡發乎怡發字並應  
作怠廢字答曰不怡發雖怡亦不  
能毀其金簡丞曰周生可謂保仙之人前者乃  
問子良曰今日諸人來暢甬懷抱不予良答曰  
枉蒙上真賜降腐穢欣懼交心無以自厝乃笑

而不言華陽童子曰此諸真人君當不盡識今將相告上者嵩高真人馮先生第二卽蕭閑仙卿張君第三卽中嶽仙人洪先生第四乃保命府丞樂道士第五則我華陽之天司農玉童故令君悉知姓位此中諸位任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子良答曰真仙高靈豈得以比於塵俗丞應作測字曰能察幽惻測字冥者周生是也今者旣曲紆真降願各爲其述一文真人曰卿是其明證可前作答曰敢不聞旨但恐卑人居前非禮耳丞

乃令子良襪紙染筆口授曰華景輝瓊林清風  
散紫霄仰攜高真士凌空馭綠輶放彼朱霞館  
造此塵中僚有緣自然會不待心翹翹

馮真人授曰

太霞鬱紫蓋景風飄羽輪直造塵滓際萬穢澆  
我身自非保仙子安見今日人過此未申歲控  
景朝太真冥緣雖有契執德故須勤

張仙卿授曰

寫我蕭閑館遊彼塵喧際騁景蓋飛霄尋此人

間契周生一何奇能感玄人轍無使凌雲幹中  
隨嚴霜折

洪先生授曰

靈風扇紫霞景雲散丹暉八素不爲迴九垓何

足魏志業雖右

少一字

習之亦成微勛此今日事

金闕方共歸

華陽童授曰

懸臺凌紫漢峻階登絳雲華景飛形燭七耀亦  
殊分寫此步塵穢適彼超世君勛哉二祀內無



令邪世聞方爲去來會短辭何用紛詩畢馮真  
人曰諸人所述足以相勸戒可自思緣運剋列  
單心應作厲冊字富復有來者若能用思入微飛龍  
轅於霞路奏鳳響於雲衢神童啓節玉女侍軒  
豈待彌劫乎得道悉在方寸之裏耳不必須形  
勞神損也世人唯知服食吞符苟非其分亦爲  
徒勤更不及專營功德善積功滿道亦可議但  
後生得之不施於今身矣此言亦可告家人  
令知之子良唯唯奉從張曰真君此言可謂至教若更

能超踰往此則二府希之難矣蕭閑堂今將爲  
周子之遊館乎洪君曰仁功苟積則選爲真人  
府中小丞其亦未必止此丞曰其功已定亦何  
必須勤勤童曰二君亦適人所爲不必相逼若  
能積業更深則成真人功夫若怠猶當不失此  
丞言畢同辭別徘徊戶內而滅

右一條十二日所受記書四白紙

此中五人  
三人已經

來馮真人樂丞今降案真誥有西嶽真人馬  
延壽疑此應猶是也樂丞字長治咸陽人主  
災害四丞中之一也夫仙真詩詠才辭通皆  
相類真誥中有此甚多亦無相越者尋此降

其所受辭意如似畧  
示東華保晨之舉也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夜見前帥來言曰比者真  
仙遊降足致欣暢乎我比恒有事遂成冥隔子  
良答曰近來乾坤澄淨七景齊明仰降高靈稍  
蒙已數但滓穢無以克承耳帥曰是卿千秋之  
功無嗟以滓穢爲辭但卿六世祖眉爲譙郡時  
尤好射獵殺傷無數賴其中時復營功德罪已  
得釋卿不宜復食肉食肉恐先源逮卿幸可慎  
之仙藥草自足何急噉此恐卿不悟故因暇來

相報爾子良唯承受帥便去

右一條十三日所受記書一小碧紙

末檢汝南周家

譜不知周眉晉何帝時爲譙郡殺戮之咎誠爲莫大但身尚以蒙釋方慮殃延苗裔小爲難解亦當如立善功身旣荷福慶流子孫邪此師一僕一我亦未領

至六月十五日夜中山人去後

依別記自有六月十五日中嶽

洪先生授洞房經云云而檢函中不見此受恐當自修事與秘重不題文迹亦可已別授藏計此正應是卧卒法事與前二星相涉所以猶是洪先生授之聞其在西廨及移朱陽所眠一牀絕惡人近身少遊雜夕輒別牀臥如此必是修方諸臥斗之法此法是上清中品經理非下仙品之

又一人來甚華少白衣傳范帥語云前故相告  
食肉事遂不能斷耶今旦何意往他人處食脯  
從今去勿復爾望採前言副今日懷子良答曰  
早至師間師賜食謂是甘果不以爲欺又奉今  
旨敢復近肉此人應爾而去

右一條十五日所受記一白藤紙其好全似

楊君體

其十四年已向姨母云不得食肉晚

入嶺亦見向說如范帥語于時即然  
許之十五日旦又入因進往潘淵文間潘與  
共醺仍逼勸令其專志夜便得此信十六日  
旦卽復見向說之從此都斷惡其令答語云  
師賜此亦復方便說以解責也其去歲十月

至其今年三月恒菜食既辛苦疲瘦姨母更勸令漸進裁少少而已尋又造罪尤非唯拘於先殃所及既吞噬衆生理乖慈育之氣步乎仁心者必宜斷之以成性是以仙聖爲體一向絕之

六月十九日有五女人來

此則是前十一夕李飛華於嶺裏所告十

九日期於西阿者

第一易遷領學仙妃趙夫人

字素臺年三十許綠繡衣也真誥有

此第二易遷左嬪王夫人

改字太英年二十許紫衣也真誥有王進

賢恐是改名即是

第三易遷右嬪劉夫人

字玄微年二十許綠衣真

誥有劉春龍而此不同若云改名恐先

第四易遷都司學陶夫人

文字智安年四十詐上綠下紫父科斗恐許此改即是許掾母第五易遷受學

李飛華

年可二十許前已經來者上綠下碧真誥無此前云入易遷始九十四年

右五人字位並李飛華所說說竟四人齊坐

李猶倚

又有八侍女

一人捧巾箱箱上有題一人腰各帶大符符方一尺許黑書青素上

一人執一函以蓋致函下合執之函中有囊囊有黃題應是經書四人各執一牙板板上字極細不可識並皆襟綾衣紫絳為腰帶也衆仙是共女良久似論子

良事不正了其肯趙夫人乃言告曰子冥契久著故能招感真仙良助欣然子良笑曰不以猥

俗少便依道籍以緣幸能棲林谷豈期一旦真  
仙啟降喜懼交心無以自安若前因可採願賜  
神仙要訣以見成就夫人曰子名書紫簡何憂  
不仙而求於我我猶仙人耳劉夫人曰周生爾  
知積業樹因從何而來得如今日乎子良答曰  
微塵下俗實所不究夫人曰今略爲說之爾周  
生達家時已應得道爲貪濁彌多遂不致獲次  
生劉偉家乃得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爾已  
經三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今日



之會上錄來已七十餘年故經生死乃遂吾經  
以此事諮受錄君君見告如此故爲宜說命知  
源由耳王夫人曰劉右嬪之言備說幽顯宿命  
爾可心自知之勿示凡俗悠悠之人陶夫人曰  
周年十九丁丑生水命人因謂趙曰此比何似  
趙曰亦無定總真王君丁丑生水命人位爲高  
真張酸亦丁丑生乃沉淪三官此不可爲定但  
論功業何如耳陶曰實如來告劉夫人又告子  
良曰失神仙雖通玄感徹則易但凡情虛微不

能招其感耳我等今來者直尋有道者耳非浮  
遊無著泛濫而行也幸勿令人知知亦未然此  
事或生疑謂以迴爾心我乃無怪於彼但恐自  
招其罪耳子良曰已蒙神降豈敢自有疑但欲  
時呈師母耳不敢以告悠悠者又曰亦勿甲乙  
告之趙夫人又告曰仙道有幽虛之趣今粗爲  
說之夫爲真仙之位者偃息玄宮遊行紫漢動  
則二景舒明靜則風雲息氣服則翠羽飛裳乘  
則飈輪靈軫浮海歷嶽遊眄八方進無水火之

患退無木石之憂豈不足稱高貴乎人唯見軒  
冕之榮嬪房之樂便爲極矣所以真道不交乎  
世神仙罕遊人間正爲此耳縱有知者亦不能  
窮而修之或修而不久或久而不精諸如此事  
良亦可悲周生爾勿效此凡庸之疇也王夫人  
告曰夫一志直往無廻還應作環字之慮瀟灑任理  
無累著之心者此乃保仙之子也儻有窮幽測  
遠遠求師友晝夜辛勤積以歲月或直坐一山  
修經用法吞符翕景處七元者亦皆能致道終

不及積業用功果之快耳爾可以此事告於來  
子令勤之也修此不止不患身後徒空爾自己  
定無煩於其間矣陶夫人曰若能守道不動服  
氣吞景以鎮五藏者亦能得地仙長生不死若  
無金丹五芝終不能飛遊太極動靜無方也吾  
今猶是仙之中者未及上仙下真也前服氣諸  
事往亦爲之而得如今日耳周生爾營之乎言  
語粗悉入四更中趙曰星已疎矣行當應曙相  
與去和諸人曰應去趙又曰方當去來不爲久

別王曰趙夫人來當無不相隨劉曰來月三日當往東華呈學簿當學陶夫人相過子良問何學簿曰是易遷中教仙人學業有進退之簿二月日多一呈呈東華大司命入月三是此二月之最至九月復呈如此周而復始陶曰且作十餘日別李曰其間動靜趙夫人當見使來去不復辭別便悉下牀而去侍女隨次而滅

右一條十九日夜所受記書六小青牋紙此尋諸夫人所說並無義旨非必止在周生亦以兼戒學者明智功德之義過於專修觀夫議

理亦聞則其  
理可見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夢一人年可三十許白布袴  
褶平上幘執手版版黑色形容乃端雅見敬自  
稱趙丞使下官相聞而言曰昨所與陶隱居共  
有辭欲須兩事國主憂民乃至但時運應爾比  
諸處屢有章辭皆不與報陶既有功行周方來  
於此當爲驗二人之德不煩謙謙恐悞望故遣  
報子良曰比風日赫烈塘湖煖竭五穀焦枯草  
木彫落方慮饑乏故冒共投辭希垂沾潤此人

曰當不慮不雨恐不得洪濫耳前辭言語乃好  
但請雨應墨書請晴應朱書並青紙上人唯言  
神重丹青不知丹青有不會處諸如此者世間  
非一但無人報其此意其既不自知反云神而  
無靈願更作墨書辭勿同前語子良答輒從要  
肯又問聖靈何姓可得聞不此人曰問下官耶  
答曰姓黃字元平東海人猶散在保命趙丞間  
無位任仍曰不得久停或當更來歛手而去

右一條二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麻紙

按此

年夏旱不雨積旬諸道士恒章奏永無雲氣  
隱居是與周共作辭依常朱書青紙二十日  
晴後共周于靜中奏之故二十一日夜得此  
夢周二十二日夜乃作墨辭於其解延壇自  
奏二十云旦周向家云昨夕有人報云今日  
中當雨爾旦天清赤熱了無雨意至禺中周  
來入嶺至上便見東邊風雲卒起未達隱居  
間於路便雨地得好溜唯在一山周迴左右  
耳此一事即共宣顯只疏云夢不知定夢定  
覺耶華陽隱居陶甲道士周子良辭竊尋下  
民之命粒食爲本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亢  
早積旬苗稼焦涸遠近教嗷瞻天雀息百姓  
祈請永無感降伏聞水雨之任有所司存願  
哀愍黔首需垂沾渥呼風召雲膚寸而合使  
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鶴之詠復  
興於今共申至誠稽顙辭請謹辭

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一日辭詣



句曲華陽金壇洞天張理禁趙丞前

此是前所朱書

辭者隱居製周書始檢得後近寫又尋覓周所易本未見

六月二十四日晝臥南牀夢一人年可六十許

著飄風冠披毛帔紫羅裳手執玉鈴腰帶大符

以丹書黃上似筆蹟當是織成

未嘗來也侍者兩人皆絳衣

進坐乃言曰德秀之美感乎幽冥吾久欲來碍

以諸務遂不即果鄧生前亦應爲說我來子良

曰鄧仙人備述神靈應垂降意比恒洗心潔念

仰候真仙乃笑曰鄧亦尋應來良久許乃自悲

歎曰昔爲孤棲獨往賢莫過焉我嘗學道於嵩  
高積八十餘年蒙得神芝服之而化雖得神涉  
仙階而尸宅無寄今猶在嵩高南石室中顧之  
眷戀心未能豁子當不憂此事人言得道不復  
念形我念形之切裂於肝心可得無棺槨乎吾  
今乃桐柏金庭琳宮之師領蒼梧仙人鎮朱臺  
之內姓徐字玄真故令知位字有在耳尋當與  
鄧生俱來別更委曲不爲遠別便不復見須臾復夢  
見二人乃趙丞前所使黃元平者云昨雨恨不

多來月中當更作昨往泰山見尊府君送人夕  
來乃始得除君死錄更記生名如此輩六人尊  
府君言今還北宮君儻至子良處道我今來此  
今故來爲宣之如此便去

右一條二十四日晝寢夢所受記書兩青紙

按鄧是此月六日來徐與鄧同在桐栢故相  
稱引後二十九日仍共來也惟如徐說雖得  
仙化猶戀於委形況在餘神鬼中乎棺槨之  
事便弗無矣此徐君真誥所無而不知何處  
人何時得道云周父還北宮則是隸鄆都所  
使去五月趙丞云明年春當生王家今則已  
去一得受生便連逮絕也又按前劉夫人云  
爾名上仙錄已七十餘年而今方云太山始

除死記生名尋此則仙簡鬼簿各各有名仙簡雖有而鬼簿不除猶爲未定是故得上仙名函有落除或仙鬼兩名俱正便無復黜斥還民間或充鬼役若是則周生今日之化永保品矣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夕桐栢有二人來一則

桐栢金庭宮上師蒼梧仙人徐玄真衣服如前持玉鈴侍

者二人真誥無

一則桐栢仙人鄧靈期衣服亦如前但持玉鈴耳侍者亦二人真誥無

鄧先言曰久欲相詣碍以此二十七日蒙受書

爲帝晨執蓋御史治桐栢山南青中館領華陽

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乖爽徐君前來善  
得接賞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歡仰無已復  
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茅定錄處云始授子玄真經甚助  
欣然子良答曰謬荷靈啓垂授真法但肉人頑  
疎修行多替又曰聞子名已入東宮青簡尚未  
審其事比當與鄧生往爲參之答曰賜與參訪  
實是所希徐仍指鄧曰此君學道來已數百年  
始今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功夫久有在鄧

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候所說當可言乎徐曰  
周子雖稟仙緣未得便知前身之事子良因曰  
鄙塞塵陋豈得知此不韓候是誰鄧曰是東華  
仙候韓惠期領東宮諸簡錄治方丈第八玄宮  
中向云欲參子事者正詣此人耳徐曰今日匆  
匆不得久停尋當得與鄧生俱來不爲遠別  
下同出戶侍者  
隨從而滅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紙

按徐云定錄授子玄經檢別目云六月二十  
七日華陽童宣定錄君旨授太霄隱書玄真

內訣云云而今由中亦無此事恐與同房俱  
別封也論桐栢中仙乃不應相關當鄧領華  
陽四官仙禁故得往來四宮者當為男則童  
初蕭閑女則易遷倉真也參簡之事別在七  
月中

右起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凡有十三條事

書青白大小合二十三紙

其洞房玄真二條  
事於目錄中唯闕

此餘悉  
具足





周氏冥通記卷之三

梁陶弘景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七月事

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

乙未年七月二日夜七人來

一人姓周著玄華冠服綠毛帔丹霄飛裳佩流

金鈴

年可五十許真誥有侍者四人執黃毛節

一人姓王衣服似周服紫羽帔佩流金鈴

年可四十

許真誥有侍者四人執綠毛節

一人姓茅著遠遊冠玄毛帔紫錦衣佩流金鈴

年可六十許真誥有侍者三人執玄毛節又捧一白牙箱

一人亦姓茅著芙蓉冠丹毛帔玄繡衣佩玉鈴

年可六十許真誥有侍者二六無所執

一人姓周著華蓋冠服雲錦衣佩玉鈴

年四十餘真誥

云名太賓侍者五人執紫毛節

一人姓司馬著芙蓉冠服素羽帔紫錦衣佩玉

鈴

年四十許真誥有侍者二人執青毛節

一人則樂丞公服如前

侍者五人真誥有凡此前衣服並丞後見誥令

識丞曰今真人來何大拜子良即起再拜頓首

稽顙乞神仙訣

茅定錄君曰功名已著無煩苦名並錄我所關  
周紫陽曰一與爾別便數百年我當知如一日  
爾縈之經生死一何苦哉

司馬括蒼曰學道不勤而得道者乃周生乎茅  
保命曰勤苦之弊何可弊言所謂先苦後樂

王紫陽曰歲月易積功業難顯昔聞周生之名  
今見周生之德宿昔猶固良可知矣

應是嘉字

周大夫曰周生年稚而德奧識淺而智深已三

生如此我昔微遊于世數經詣之乃能傾襟年  
誠而施仁也我因欲示之要言而其未堪受法  
故不授之今得相見良亦爲欣

周紫陽曰卿知其根由不乃吾之弟孫也昔與  
其于南海相遇便別別來已二百餘年矣丞曰  
將告卿衆真之第一紫陽左真人治葛衍山周

君第二紫陽右真人治蟠冢山王君

周君傳乃云紫陽有

左右真人亦不顯右是王君不知何名字

第三定錄茅中君第四保

命茅小君第五蓬萊右大夫周君第六括蒼真

人司馬先生第七吾也此前六等並真人前後  
來者皆仙人唯馮君是黃庭真人治中嶽耳保  
命問曰粗悉此位不予良答蒙承垂告已解定  
錄君曰前遣景上期授子玄真內訣遂未修之  
邪子良曰蒙賜玄真經即應修用但洪君前受  
洞房欲且營之成業故未暇耳又告曰洞房乃  
好得益遲修玄真專勤者五年中便得太玄玉  
女侍猶勸先營之併修亦不相妨子良應爾王  
君曰子勤勵之名籍雖定中間縱怠亦未必得

前此功爾勿輕示人今夕來事周大夫曰得仙者年年月月皆有但人不知耳爾申年當得上拜太極不者則酉年也此期未遠而亦復爲遙子勤此中間也司馬君曰子保舉旣強得業亦美道必可諧但其流行之必不怠也子良受旨一一謹依丞曰陶隱居事近亦不無此議卿姨屢有跪請二君乃無異但恐餘處不必允耳定錄曰陶某名錄多闕穿處不的由縱見由我我亦不得自任中甸間當與思和此保命字也往諸司

命間論之意此必無苦勿卒漫悒仍云吾今去或復尋更來其間有信書疏亦可相通因以相隨而去

右一條七月二日夜受記書四小青牋又一片續後

按紫陽兩真句曲二君此日若始自降前六月唯遣侍童耳真誥曰周太賓善鼓一絃琴是教孫登者爲蓬萊右大人即應是也司馬括蒼內外書傳都不見又不應是季主乃可季主兒法

育耳唯見此一來自後無復所出隱居此年四月自得夢應被召云官府已整唯作印未成意甚惻惻徑向周說周登向其姨母道如此姨母乃密營脆信告潘淵文爲條疏作辭牒令周共奏請後天窓洞隱居都不知後方問有此亦不復問周可否至七月十三日事訣十四日旦周疏受見示方具耳止聞此一過而去屢有脆請是所未究

乙未年七月三日夜有九女人來齊著青衣絳



綠衣下紫爲腰帶佩金鈴鈴下有符黑爲文  
書青上手並執板板白色似玉見衣縫縫皆有  
如織文綴之每縫際並有小鈴子著之行輒有  
聲其一女則劉玄微一則陶智安餘者皆不識  
亦不見與語劉夫人曰比修學稍得新業邪吾  
旦往東華今始還文書事粗得了見爾名已度  
上東華青簡甚助爲慶陶夫人曰聞近齋而俟  
北斗大不可言訝爾標心乃至於此星亦未可  
卒見積以歲月所不論耳劉夫人因喚諸女曰

此周生有凌雲之秀將可與共語一人應曰下  
仙未敢與高人語劉曰高下未必可定伊猶沉  
滯塵喧共啓悟之耳何高之有此女笑曰別當  
相造今未容言陶曰此段易遷中有柳妙基謂  
作姬字受口語孫芳華阮惠香此三女真此三  
音不得字体也子學有功夫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受書並爲  
仙妃故令知之劉曰周生爾欲之乎答曰凡蟲  
鳥非所敢希曰爾得希之所以相告陶曰夜已  
深宜去便欲去諸女曰待儂因相隨而滅

右一條三日夜所受記書兩小青紙

按此即

所云送學簿呈東華還過而下見趙日乃更有餘人兼申嘲謔欲希之辭夫以涵育兩儀照臨日月山澤通氣陰陽離會莫不皆須匹偶共相映協目高真以下咸同斯義既已久表昔記于今差非嫌惑但長幼貴賤年月賒促各有終運不必可均耳如其道超域外心凝化表者時或迹應作非復體諧接文殊之感現淨名之室作賓友稱寄對扶桑諒別有旨矣

七月九日夜見紫陽周王二真人定錄君三人衣服並如前侍者共可有十許人紫陽童亦在中自共語良久定錄君乃語子良曰比勞用心

吾天事頻煩以疲我神此六日往東華見爾名已上青簡乃位爲保晨司始吾徒也不亦巍巍乎此乃冥符宿契雖非此間之職要應先當成就周紫陽仍曰爾自應得此位諸局司故不以明德相顯直奏功夫事致使移時夫涉真境便多有試好固心力勿弱於其間王紫陽曰得如此甚好但恐以試爲難耳子良因請問不審幾試試若大小恐肉人邪僻能不憂懼王曰當兩小試或爲虎狼或爲姝聲異形以怖於人爾見

此時但整心建意勿悵惶也若不過者怪應作壞字

人功夫俄頃耳

周少來神瞻正小兒時獨宿空屋夜行林草了无忌憚去嘗

魔驚及來茅山至移朱陽晏夜闇路去來恒獨行耳始近聞人說從今八九月以來館廨徃反必須一爾人相伴小侵闇則便挑刀杖人問何忽爾亦爲作咲鳴相答此當是去期近密防諸試只二十大夕移東廨宿亦使一道士恣下伴眠道士覺其不得眠救起坐誦諸咒說此復是臨時偶慮有異於平日致驚怖耳而遂得免過當由功力強

定錄又曰昨東華集諸司命及土地神靈典司之徒檢課簡錄見天下民人爲善者五十分無一而況於神仙萬萬之不過兩三耳其中功夫

已成而復落除者亦不少吾將憂仙籍無復人也兼運度已逼災世益難見東華上簿紫錄內格中有上上真錄者五人已落二人補地解無復進補者上中真者二十八人已落七人二人補下仙五人復還人中唯上一人補耳上下真者三百人已落二十六人十一人補地解十五人還民中都復上八人耳上上仙者二百十一人已落四十二人十二人補三官中職六人成尸解二十四人成賤民都成五十人耳上中仙

者二百九十三人已落七十人十人退成下仙  
八人得尸解五十一人還生民中復上十一人  
耳上下仙者四百三人已落七十八人二十人  
爲酆都所引四人被考三官五十四人還民間  
復上十九人耳始今月標落此諸人須至分節  
當上言太極更記死錄於太山見此輩良爲可  
悲並皆修法不勤或先亡引逮所行乖道或先  
勤後怠失此功夫一何苦哉亦有垂登雲天者  
日月不空並下教真人降授之其或處在深山

或學道歷年人並不知此吾等亦時時教授如爾今日人誰知邪

周君曰茅定錄說此者是戒爾之深矣勿怠惰于其間爾乃近在下品仙人耳爾乃當登中仙之上得遊行太極控駕龍麟不亦快乎王君曰茅定錄及周紫陽所誠實爲深矣足爲子之實錄也此句曲山中亦有三四人入下仙品欲知之乎子良因問家師陶公何如答曰假令爾如其者則期真不難也陶久入下仙之上乃范幼



冲等也

一本作中仙之中後濃墨點作下仙之上木解所以既云久入今當由怠替致

降二階邪范幼冲爲童初監出真誥中未知真  
仙品與都水監何如耳已說句曲有四人欲知  
之乎而竟不得問是誰甚爲可恨今以耳眼所  
聞見者在男人中有蔣薛女人中有蔣宋並久  
就修學其長少男女南北亦復數人或先聖之  
或有信識但于學功未深耳許靈真雖先聖之  
胤而有家累亦未得涉學楊超遠今雖在林屋  
先是舊句曲道士甚有才意今木知誰當會此  
三人之數者但應各  
加精勤庶免此限耳

子良又問子良姨何如答曰乃得無大過但令

勤之後身或取耳今生且未可言

其姨母本錢塘人姓張三

歲失父隨母重適永嘉徐家仍冒徐姓十歲便  
出家隨師學道在餘姚立精舍性至真正唯攝

妹兒子良一人至年三十五公制所逼諸道義  
觀令其作方便出適上虞朱家而遂陷世法以  
此耻慙致結氣病涉四年育一男便攜還永嘉  
從此離絕至今十有一年乃示小來手未嘗殺  
蟲蠅妄折花草唯日中一食而恨性過嚴治于  
目下刻急如今所言乃得無大過獨是不無小  
失當以不能遂固節取命兼挫辱于神鬼故也  
學業既淺豈望今身有果但爾三生得以爲幸  
矣

周君更問子良爾姓何等子良倉卒不得道前  
賜名字直云姓周名子良君勃然曰何以謬濫  
汝乃道士周太玄字虛靈而比於世中周子良  
邪汝名書玉簡皆作周太玄勿復勝應作子良

唯于世上名子良耳勿以隱名示于俗人天下  
人應得道者何限而偏依依于爾非直以挺命  
感真亦如以親逮故耳昔有楊許者楊恒有神  
真徃來而許永不得見所以爾者許心徒勤謙  
猶欲想未除故不得見楊位亦不大于許其神  
凝志安萬邪不能干其正華綺不能亂其心故  
受語于楊令以示許也爾令得見吾等亦如楊  
之用行耳凡此事莫輕示人吾昔與裴清靈去  
來華僑處授其言語令以示許僑宿本俗民性

氣虛疎不能隱秘告其一法廻而加增逢人不  
問愚賢輒敢便說之如此既多便廻受于揚耳  
僑乃流沉河水身沒異方得脫以來始十四年  
耳今猶在鬼伍晝夜辛勤諸如此事可不慎乎  
爾勿示人此事也

楊許及華僑事  
皆出真誥中也

定錄曰昨見楊在東華語我要來其云欲來碑  
以諸事別當看之耳

王君曰此月初耳見許候與紫微夫人及右英  
共轡龍車往詣南真紫微問我見有周太玄已

刻紫錄將應得道比欲觀其德業君見之不吾  
因答已經請之乃有蕭然之德甚可啓悟紫微

言別往看之年秋事今得去

紫微夫人  
主下教者

定錄曰言語粗悉足爲周生保試今且去天務

繁多明日望定

因相隨而去此二更中來入四  
更乃去言語多亦不能盡得記

憶也

右一條九日夜所受記書五白官紙

此條中  
又說上

落及宣漏諸事全是欲嚴相誠防恐脫言說  
便致譴黜既如此伊何由敢顯雖復王威加  
逼金帛滿堂亦當杜口道義等故自息求而  
此中引楊許之論亦何必不別有所指追恨

不知早相共理令關阨漸加鑽訪必不徒然  
往矣如何猶冀于冥途之中既更通感耳

七月十一日夜見桐柏徐鄧二人來衣服皆如  
前徐至便言曰名已果上東華定爲保晨司甚  
助欣慶鄧曰昨已應有說此事者子良答爾諸  
真亦粗說其事但子良庸陋豈敢仰希恃蒙神  
真提拂不論耳

徐曰近見趙威伯作事上保命曰周子良字元  
穌右一人改名太玄字虛靈以其生周逵家已  
上紫錄次生劉偉家復書玉編既經歷辛勤今

謹依上科報以下仙爲保籍丞羽儀衣服如故  
法保命仍將徃共定錄省察良久乃作讚上東  
華曰周玄秀德心志虛清謹按紫格可刻仙名  
東華乃更命以七月七日會仙官檢名簿因得  
爾品目位合中仙更奏上仙爲保晨司韓侯仍  
作事曰周太玄字虛靈右一人昔標懷道之志  
今見蕩然之德上合乾綱下應地紀依如仙格  
合中品之上伏見保晨司年限欲滿請選太玄  
以補之謹上青君命云如牒仍作簡文曰惟周

太玄因業樹茲刻名仙簡爲保晨司

此韓侯刻紫玉之簡

赤金爲文以上言太上也

吾聞此位尋滿不出一二年中應相召也子良問不審此位若爲羽儀徐答曰亦不可爲定更由功業之高下理有丹龍錄車玄羽之蓋素毛之節青衣玉女五人朱衣玉童七人執鴻翮之扇建扶靈之冠服紫羽之帔絳霄之衣帶寶玉之鈴六丁爲使萬神受保知天下神仙切夫之事教學之方非復人間保籍承也故指來相報



未可示人身之遺迹乃後人之所效耳鄧曰桐

栢真君乃欲來須見太虛司陰二真

既累去後與兩小兒

竟夕拚檔恐明日人來見蹤迹于是內外無知者以至于今唯密以啓聞耳尋此便是前緣所招或咎譴應至定錄趙丞灼然知見而不可較也尋既未知應爲此位那言不大欲爲恐是懸照此意自發上道心稟老君誠解其性理習忘相懷于一切有爲無復執著與時求道之志便有濃淡故以推心知當不大欲爲耳今既忘言于取捨便亦不辭此任但令得在能利益衆生處雖卑雖苦甘心爲之後云雖欲蕩情散慮亦未能多去此實神察六七往道中猶煩惱未盡汎此信忍望都隆邪五年十年非但未定朝聞夕殞亦是所願周生既已見捨便欲促往尋之依別記目錄比月十五日保命授三天龍文并令且混人勿異迹行來動靜但意云此一條不

顯出恐是與  
龍文別封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三白官紙

此條中便

是定位即云待前人滿則未使到職但未知  
猶且領丞任俟期而去爲不成稱丞直遊散  
住邪此非可意求須有通感髣髴  
乃可知耳計今心應猶在洞中也

十三日夜定錄趙丞俱來定錄曰昨與思和至  
太玄府仍詣南夫人論陶某事乃得由少時子  
良問申幾時又曰未測幾時或五年十年事雖  
關我亦由上府繼東華隸司命未敢爲定趙丞  
仍曰且已被東宮命令且住召陶某事子良問

召爲何職仙官鬼官丞簪蓬萊都水監高光坐  
治水事被責似欲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選  
耳此是仙官隸司陰府掌水事以陶有勞故得  
補之如陶意似不大欲爲此位既仙陶當不知  
卿可以事白陶也少許時又曰夫人生禍延福  
湊皆有因而至非神明之所如陶今夕心意豈  
復憶此雖云欲蕩情散慮恐亦未能都去如何  
復言合丹事云云不知此所道  
弗聞可恨也又言青童大君  
月未當來華當脫  
陽字檢選仙事云云

右一條十三日夜所受記書一小白紙

按此告即

符前二日所云中旬間去爲論也周以十四清旦來入嶺止疏前停召事見示即問周何意有今夕心意語答云亦不解所以見意色甚不好子良亦不敢問于時既密解此意便止不更重論嶺裏以十三夕一更忽被寇似有六七人皆執杖奄至階前一人喚言在御仗中蒙假還東畔等數人乏資糧故來就先生乞于時已開戶未眠聞此便開戶當對呼進隨意所須衣服物器一階捨與別屋兩小兒並被錄置既從來未嘗見此不能不懼而猶向其道但各取重擔徐去必無告討正恐君劫道土罪重我當作好意相與使後也

十八日夜見定錄曰陶乃答吾前語年限猶未定別更報爾所云欲住雷平山後此亦不勝今

居論災厲刀兵水火之事乃爲好耳此地本非  
可隱居寂處直可以避災害住與不住無勝否  
也又論方託形何處此由人心旣未發吾寧  
得知方將而言唯句曲可住吳越名山乃不少  
未見有大勝地猶勸陶居此山

右一條十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

陶隱居旣

得周所宣事以十五日疏作辭語與周令接  
觀之日爲申陳如此即是酬之告周竟不以  
此見向道當是無正可否以宣也于時至尊  
垂恩爲置宋長沙道士二廨并左右空地于  
此廨西復爲起觀前左右即是許長史舊基  
竊恐側近真蹤或以致譴故二三因聞耳追

恨不得作方畠通辭方畠  
通辭則亦應方畠酬答也

二十五日夜夢見唐趙二丞來趙曰近何意恒  
勞苦損人精神憊人耳眼今去勿復遇辛苦子  
良問不審住此解中好否比者恒憂與盜事趙  
回頭曰此事關唐丞唐丞仍曰雖見關亦不得  
自由夫災禍亦非鬼神所知此解自不須多憂  
疲人心慮子良言劫盜事深以仰憑答曰自保  
勗不須過憂便去君論期運事竟應相造也我  
等且去尋復相過子良起送相隨而滅

右一條二十五日夜夢所受記書一白官紙

此夏旱人情惡山有尊長但慮驚怖畝故以此祈訪也唐丞名公房亦四丞之一主死生計劫盜事正應由樂由樂丞不知開唐也記中從來見唐來事今若始遂應有始相識語恐前已有不必存記耳西解此後至今顧蒙安隱也依別記自錄此月二十八日唐丞又云劫盜事不令憂云云此不顯恐是不錄也

右起七月三日至二十五日凡有七條事書

青白大小令十紙

于目錄中缺一條餘悉具足也

周氏冥通記卷三





周氏冥通記卷四

梁陶弘景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此卷從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至丙申年

七月末月月悉記所通目錄

其五六七月並具有即前別三卷自

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  
有此年目錄無更別記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晝保命府趙丞告

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夜保命范帥告

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中嶽仙人洪先生告

伺二星

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八日晝夢食合金液醪

云云

右四條五月事中今別撰在第一卷

三條云見一條

云夢

乙未年六月一日保命趙丞華陽司農玉童紫

陽內官玉童各告治身之行

云云

乙未年六月四日華陽童告人罵辱令心勿受

云云

乙未年六月六日桐相仙人鄧君來結冥友

云云

乙未年六月八日紫陽玉童宣周君旨改名字

云云

乙未年六月九日聞人隱告坐臥偃房事

云云

又保命趙丞告流汙事

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一日于東嶺宿易遷女仙李飛

華告有五女仙欲來

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二日中嶽真人馮君蕭閑受主

張君中嶽仙人洪君保命府樂丞華陽玉童凡

五人告長生要言

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范帥告勿食肉事

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中嶽共先生授洞房經

云云

今缺此記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范帥遣人來重責食肉事

云云嶽去後來

乙未年六月十九日易遷五女仙來告生死因

緣根本

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一日趙丞遣黃元平告請雨

事

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蒼梧仙人徐君棺槨事

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趙丞又遣來告請雨騰

舜蒼梧去後

云云今  
缺此記

乙未年六月二十五日黃元平告已落太山死

籍

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七日華陽童宣定錄旨授玄

真經

云云今  
缺此記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蒼梧徐君執蓋鄧君告

名已上東華

云云

右十七條六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二卷

凡缺三條

今見十四條

並不夢言

乙未年七月二日紫陽周王二真人定錄保命

二真君周大夫司馬括蒼樂丞同來大論語事

云云又及隱脆事 云云

乙未年七月三日易遷有女仙來云名已上青

簡 云云

乙未年七月九日紫陽定錄告已進爲保晨司

并論上落人數 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一日徐鄧二人來云參定東華

名說上事牒

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三日定錄君及趙永告陶得停  
召合及事

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五日保命君授三天龍文并令  
但且混人世勿爲異應行來動靜管爲出入任  
意但勿違犯正法耳條真法時但默行莫令人  
知神明不以萬里爲遙不以山海爲難戀行應  
動任所趣勿以吾等爲礙

云云今  
缺此記

乙未年七月十八日見定錄君云陶答語及問所住

云云

乙未年七月二十五日趙唐二承告勿過勞神

疲體

云云

乙未年七月二十八日唐承告劫盜火禍不須

防慎不令有憂

云云今缺此記

右九條七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三卷

缺二條今見有

七條並或見或夢

并右三十條並有具記

唯缺五條

從此

後並無別記實爲深恨



乙未年八月一日范監來告云此日諸真相就  
論說勸已畢自今已後欲令自來處處遊觀云云  
此云來則非夢

八月五日夢從一朱門崇闕入見司命君見授

夜光芝

云云夜光芝是句曲五種芝限

八月七日夢入華陽中先經保命府後至定錄

間次往蕭閑採龍仙芝

云云此則從北入而向南也龍仙芝亦見五種

芝限

八月九日夢至定錄間見問云乃同人齋邪云云

爾日在中堂王法  
名爲皇家塗炭齊

八月十二日夢與定錄君與華陽內共乘車侍

玉女三十人奏天樂造南真于丹城南真見告

云云因又告太玄太玄示以仙籍云云二真府  
並在大霍也

八月十五日夢與定錄保命共往紫微夫人處

云云紫微治玄  
龍官應在北方

八月十六日夢至方諸見青君府不見青君乃

見韓太華丹青館宋夫人見告神仙之要委形

之術云韓太華始以今年度東宮受書  
朱宮玉妃之賓友韓出真誥也

八月十九日又夢造方諸正見青君出遊楊君

九華及許仙侯皆從因造韓侯見簿籍事

云云韓即

前卷所云東宮典錄籍者夕惠期也

八月二十一日夢與保命至蓬萊見周大夫又

至一朱臺巨闕青軒紫房云是司陰府陶某近

正應治此東南一玄官中因復行見一人面金

色長短中形人著飛霄衣冠見告道法之事

云云

保命曰此是小天奉法人周大夫仍告道業因

緣甚多

云云周大夫即大賓真誥亦云在蓬萊司陰君主天下水事出馬君傳前不知

那治在蓬萊小方諸  
多事道事亦出真誥

八月二十五日夢與色監趙丞至大衡山見南  
陵薛大夫中黃杜大夫見授隱變方因爾又行  
見一草屋甚高大絕有甘泉雜生衆華范監云  
此是遊仙之廬因共入坐屋下談神仙事薛杜  
二大夫真誥中無也

八月二十五日夢入華陽造定錄諮來年十月  
可保得申延不答云可爾云云此其猶欲留世意所以發此請雖初  
云可爾恐後復相詰却審得申則不應十月果去也

八月二十六日夜夢定錄保命來見告云明當復往東華過司命間既是天事不復得同當更為訪韓侯論爾更不迴異不

此前及後屢道明簡事此則不可為

定進退皆復由功過故也

八月二十九日見上期來宣定錄旨云韓侯甚

有懷於爾簡錄猶因

云云此云見來則非夢也上期是華陽童姓景名上

也期

右十三條八月中事二條是來十一條是夢往

九月二日夢至華陽中見二君云云

九月五日夢又至蓬萊先過司命司命見告服

神丹應先須名上仙籍乃得服之云云乃至蓬萊

見周大夫食一草狀如槐香而紫色見告云子

未得食此得食此便如吾耳及火棗交梨事云云

火棗交梨出真誥中亦竟不知此果是何神奇

九月八日夢與趙丞共遊易遷童初二宮二宮

相去可五六里易遷女仙官童初男仙官而未知東西引爲南非列耳

九月十日夢與保命到一山山形平圓異於人

聞山名爲丹龍云中有洞多仙真

丹龍云在陽洛之南是南

真所治之官也

九月十五日夢獨往桐栢山見金庭館珠寶煥  
麗宮室行列殊多亦有青黃盡相似復云有金  
庭洞宮自所見者非其限乃衆仙之遊憩典司  
之所治耳非王真人所居東方大君來時別復  
有宮雖云有而自不見

桐栢右弼王所治之處亦云山内外並有官府

九月二十三日夢定錄來于朱陽見攜到司命  
府道逢玄清紫微二夫人乘雲輶從二十餘玉

女語定錄云司命紫陽正相遲塵生今來亦是

其冥

意言見笑爲塵生不言是陳生

定錄答語

云

當爾時亦不知在何所但覺飄然

而行耳到司命門即見紫陽共見告大有所言

非可具記

此應有奇事也

九月二十五日忽夢見張理禁令誦道德

云云道德

二篇實道書之宗極太極真人亦云誦之萬過白日昇天

右從前來至此並墨書大度西麻凡七百紙

九月二十九日夢見天西北有一物長數十丈



青赤色首尾等大狀似虹因到張理禁處問此  
爲何物答云名玄霞之獸或呼爲水母乃可愁  
矣夫有中之無未若無中之無空無之理難可  
思議此九六之災顯矣人誰知之張爲保命社  
禁伯主請雨  
水過以問之事出真誥張旣善談虛無每語輒  
入斯境隱居謂有中之無自性空也無中之無  
畢竟空也但未  
解說此何指耳

右八條九月中事並記云夢

十月二日夢見洪先生見令誦太素祝

云云未  
詳此出

何經

十月五日夢見定錄君云比來多諸進御善自

禁節勿縱志也

似應作恣字既丞有上落實宜恒加精勤也

十一日見紫陽定錄保命桐栢來及移朱陽事

云云不知論此可否云何

十八日見定錄云朱陽非爾所居處若不能遠

去只朱陽左側好良常爲勝恐爾不能處之耳

此月十九日隱君始移朱陽住周亦同來既是公館當慮有目之事以爲妨碍故也

二十日夢見南真紫微

云云

二十七日夢見趙承洪先生及星事

云云猶應是司二星

事耳

二十九日夢至一處名爲陰城之宮大有仙人

而自不識

未見陰城宮所出處

右七條十月中事

二條云見五條云夢

十一月三日夢見洪君及唐丞言曰雲間星沒

唯宜矚南山坐耳此雖可瞻而非求真之體

三日

應司二星旣雲間亦不宜便眠耳

十一月八日夢見定錄因自陳欲寄朱陽東爲小屋未審可爾不答云東好所恨下葬爲不便

耳夫居當作四合舍不者不可不作堂東西廂  
若不爾名爲孤凶宅但以意作之爾其去矣以  
遺來者吾見陶某比意大欲相試爾但浮此跡  
勿畏人不信得不信乃爲吾之快矣

東岡有兩  
大窠皆可

營墓初本欲于西窠作解悵廣大更令就窠  
西之解近朱陽爲好周令定葬東窠正南向

十三日夢見周君言曰陶其或信不信多好試

人但爾比亦喧然多諸雜相可自節

此類類告  
云陶或信

不信欲相識今追思不  
想來凡一切有爲通無爾恨耳于周事實亦謙  
尚亦不乖皆正自慙然有寺見其迨凡既率  
嫌接神之體不慮爾至丁周欲別立屋便虛

相許自爲看地給錢一萬伊本願即作三間堂  
東西廂各三間林竹至而道士心未善者互與  
言說遂不成復作廂止三間堂屋而已今日方  
見事亦如此明非已立意也比者微有準擬猶  
欲追爲起之期留啓云止請留一間旣爲  
遊舊之所今則並修理之不令蕪雜也

十五日夢見洪君來告曰爾即欲所居西北面  
有故氣吾今共汝看之便往至彼處見一人形

極醜陋君曰此即是大都畏人居之定無苦朱陽

館及彼解以後乃有二三墩狀似古塚旣林草  
榛蕪亦可經人埋塵不見有巫塲處所云故氣  
正當竄爽輩耳旣曰  
無苦便不爲害也

二十日見一女人形容姝麗上下青衣侍二女

至戶內立而無言

二十六日夢見周蓬萊云北斗已復不見而祝

於二星

云云當是二十七應司二星今夕已陰晦必不見也

二十九日夢見茅二君周二君並有控乘遊於

雷平直取伏龍定錄並舉手見向如謝去狀

雷平

在館東南伏龍在西北便昇空從館十度故得相望也

右七條十一月中事

一條云見六條云夢

十二月三日見徐登

應作鄧字

二君言去二十九日

桐柏府校籍頤誤上罪人典簿三人被責

云云便不

了事所以也

七日夢往司命處告玉清清玄事

云云此所論殊高恨不略

說也

十一日夢見韓夫人云比者情志落落彌入真

相

云云應事韓太華始以七月夢東宮為妃

十九日見一人駕大車形容甚壯從者十人直

見拜溫涼而日

二十一日定錄告云前來拜者鄆都執法君蔡

于遷也爾方綜其上官故來通報耳

云云保命府職僚皆

摠治豐岱丞位彌相關涉上官當保籍任也

二十五日見趙丞直云仙籍空矣爾勿憂矣七故

月中定錄所歎亦云方憂仙籍無人

二十八日夕見定錄趙丞范帥三人子良問所

通辭仰呈君未君云適得君仍語丞云可速因

直爾而已更別餘語云云此中似別有事旨不容備言亦應是爲帥見有

存辭

右七條十二月中事五條云見二條云夢

閏月三日夢見韓夫人云世上方無復蹤如可



云云韓猶應是太華

六日見洪先生云子勤之勗之前後事事也

云云

此亦勵息耳

十五日見保命云爾屋事勿以在懷傷人神氣

其人尋來就上

其正月欲戴屋而所顧師永不來乃云欲作辭告縣攝之師定

尋自來當由此故有今告也

十八日夢大司命君問曰子欲仙不答實願仙

云願仙何不學仙

云云

二十三日見洪先生云此所問泛舟者乃中嶽

仙人于朴也其前生經識陶某耳非今生相識

也豈復來於此邪

去冬有人姓顧名道度從外江還云于大雷忽逢一人乘

小小鹿頸船子劣容一人從浪中來直呼顧姓名云下都去欲寄書與茅山陶隱居隱居已與我欲助其功夫以獻主主正爾見作書垂當授與忽云罷君曾不往山我尋自下云此人自稱姓彭顧至都匆匆往廣陵欲宣此消息而無方于華監問過嗣真館道士彊文敬因跡寄具還如此隱居唯聽其下亦不以問周周當是問彊說自私訪冥中既如此告便當不復自下

二十五日見定錄保命二君保命曰年內多勞

扇削鬼神三官中奏爾云多罪吾已却之不宜

三過如此

云云伊蒙神真扶獎如此不免三官所奏况庸庸之徒邪唯各宜如履薄

小耳

二十六日見周君云葛衍之東水已加八十一丈南衡山西邊頃崩為淵

云云

二十八日見徐君云韓衆已復有事今與鄧生

往看之

云云此詎不衆字惠期邪衆亦云作霍林司命

歲夕夢見司命

南真南真見授一子大如鵝卵令噉之司命云道未成不得九轉之華且食此亦足明爾

云云

右八條閏月中事

六條云見二條云夢

右從八月初至閏月末凡六月中合五十一

條事

十六條云見三十五條云夢從九月二十九日來至此並朱書大度色紙並紙

黃書共

一紙也

丙申年正月二日夢造小有天見王君爾云何

遑遑於人間名已定勿虧頓於世路

云云此王屋三清虛

上君爲下教二十四真人之首也

十日見洪君范帥云明是戊寅上玄治建可戴

屋云但宅不得其所洪云大象尚復無常人生

有何定邪只此亦好又及洞經事

云云其本欲取此日戴屋

而師不來又小雨遂不果至丁亥日方得戴耳

十一日見定錄保命桐栢周君周君云爾不復  
翫真道耶吾將去爾子良未得答定錄乃云其  
心不然正是身廢耳紫陽試之邪保命云爾何  
意頻取人三百斛穀子良答不取又云見取何  
云不取已爾別自語所不能當埋之餘別了此其  
數旬中爲起屋事恒惴惴不作恐身既廢心亦  
是急定錄訝之耳取穀之事了不聞有此音迹  
計三百斛穀是百三十斛米平人六年食恐以  
爲食師以此米者其從來爲師使本是衣食弟  
子不應以此爲責伊云不敢神證云取兩  
不應妄又云別當埋之思此答所不解  
十四夕夢見許仙侯等五人自共語許云自宅

此字未足久便已近二百許年又聞一人答兆

劫尚復脩爾此何足爲遠

不知是誰許長史立山宅應是晉穆帝永

和中至今一百六十七年耳

十七夕見定錄唐永來中君云許侯近所言亦

深哉唐丞論北臺事極多非可書銘

北臺鄴都北帝臺

二十四夕見定錄君云念真不密穢氣無辯自

云研瑩之

云云

二十七夕見保命及洪君洪君云勿輕說人事

云云此當有所試不知是何耳

右七條起丙申年正月中事

四條云見三條云夢

二月三日夢見洪先生云北斗事

云云此復是司二星也洪

是授云故  
屢屢言之

七日夢見定錄云臨海燒山中有仙人遊在人  
間自號彭先生實是鄭玄字子陰陸渾仙人也  
朱交甫令其觀上人情及修道者其尋或當來  
先昨已往建安臨海人書與道士鄒堯云其人  
彭公在此不堯得而插靜櫓故人得見之其人  
亟乘一刀小船而歌曰太霄何冥冥靈真時下

遊命我囂塗際採察雲中儔世路多滯濁真誠  
不可搜促駕還陞嶺人間無與酬步行亦永此  
其若來可不接之其人形中人面左邊有紫誌  
著黃絹帽多髯而前齒缺是也書此一條獨委  
曲者當是或欲  
示後人也燒山即赤水山今亦屬永寧樂成二  
縣共界未知鄒堯是何處人顯昭形服如此便  
是可察正恐伊知  
人識更復改容耳

九日見丞云比者情志何甚索索

云云

十四日見定錄云司命來月中旬當來西宮東  
宮人亦並來故逆示

云云此當是云三月十八  
事見其此日亦有辭本仔



二十八條

十大條云耳  
十條云夢

右從目錄凡用墨朱黃三色書大度白及細紙

合十六番

八番白  
八番色

并右從去乙未年五月二十

三月初通至今丙申年七月未合一百九條

十六

三條云見四  
十六條云夢

從八月初至十月二十七日捨世

凡三月日中文書記不復顯出尋入今年來月

月所記自疎簡未知是不復悉記爲時近致希

邪周紫陽記九真玉瀝卅方

云輕于九轉易于  
九轉此別一紙無

月明

九莖紫茵琅葛芝一斤

出南閩句  
曲北亦有

丹朱玉漿二斗

出南閩此  
間亦有也

右二物細切芝竟仍以玉漿一斗漬之一宿埋  
陰垣之陽去垣三十入土一尺以白瓦器容四  
斗許盛仍以瓦盤蓋之蠟密封之上土令厚二  
寸以今日午時埋至明日午時出之持之南行  
取已所住戶十二步乃置眠牀頭按上至明日  
午時又以銅器盛煎之令火齊器底勿令火豔  
出器邊也得三沸竟又內玉漿一斗又加火高

二十九日見保命云勿犯霧露云云

右三條事三月中事並云見

四月九日見定錄云前疏文辭殊雅但恐心不

必然耳云云不見此辭本也

十五日見三丞及洪君來云卻下都邪勿不復

友山諸人自共語多不了其于時欲出都定不果六月只去耳

右二條四月中事並云見

五月九日夢見司命定錄保命及衆真並見試

以緣業事云云色不悅又及應憂盜事云當時相救

十五日夢到東宮拜青君見韓侯等雖不面見青君而傳譯意氣大見憐愍韓侯接對如常耳

如此說者前韓衆便非惠期也

二十九日夢司命三君云前事遣赤城外衛軍

十人相助遂不能都

此字草漫不可識也

亦得可耳

不解

此何若是前所云憂盜相救助者則不應言亦得可也于時實都得寂然也

右三條五月中事

並云從止月來至此見並黃紙書人度細色紙凡四

紙半前紙按年未朱書後

六月十日于道中眠夢見范帥云惡魅橫行不

可卒禁勿輕慢之雖無如人何交爾不好

云云周暫

出都以此月九日曉出山就埭宿十日早發爾夕應在湖熟方山間此月中遠近多瘟病

十九日于第中夢斷肉乃食鵝膏未可解也

檢

此日王法明文子在館宿延陵祐茂无亦入其多責郭邑穀果食中必有提膏煎煮之也

二十八日夢見紫微遊行

云云

右三條六月中事

三條並云夢

七月一日見洪先生云八霞之表已陳爾居處

東萊可不裝束

云云

大多不可復載

此中當說去留文會

八日復夢見韓侯紫微楊君定錄等多為論性

命之致因緣罪福之源若疏此可三四紙許不聞

此亦為殊恨也

十七日見保命趙丞多論天地災橫之事亦甚

多不可記

此事理難當說

二十三日見衆真凡三十人多論人治身之本

謝殃之法甚多亦復論作九轉事

云云此條不顯為恨最深

右四條七月中事

三條云見一條云夢從六月初來共紙一大度白牋

紙也

右從丙申年正月初至七月末凡七月中合

二十日夢見司命君君見令取青

此一字草漫  
永不可識也

以呈司命司命云此可耳心未真也當更研瑩

見景上期來云二君今往龜山聊過令知如此

所見意氣欲動前與人戲過致使時魅相侵賴

得高監相爲不爾幾致變

聞周在箒中忽輔病  
恐是此意高監不知

誰洞中不見此人也

又曰裏屋人自稱木道士者是非星

鬼官所使勿信之以邪情亟惑人壞人真氣可

急請許駕去已遠不得久停便去

周在都仍就  
正法明同往

南度第道士館中在外屋宿當是欲進諸木問  
事故得此告其還多有問木者而都不說此事  
實能慎密也

二十五日見唐趙二承來云還于舊居便共覺

蕭然多論九轉事

云

并二君令告

云云其是二  
十三日還至

由意殊不許遊行人間九  
轉事無聞一何可歎也

右六條二月中書

三條云見  
三條云夢

三月三日見保命告勿食草之正心及餘事云

紫文仙忌云爾  
止謂此一目耳

八日見趙丞垂天下邪鬼之事令慎之諸

云云



初五分許可以蓬蒿爲薪煎令餘一斗漉滓乾之閉汁三日三日竟開視上當有紫光曜目夜不用然燈此即成矣又以藥滓置木臼中搗三百二十杵紙裹令密若以投水水流即停若封屋室萬人不能開若儻劫賊合衆不能動封山山開封人人俟若欲速登天可併服之即死矣若欲且留世當稍服之盡亦仙矣勿以分人及令人知見也唯可心知口服而已若令人知空失此藥也

右此一方無年月日不知何時書滿一白牋

紙謹正

此藥名既又云唯可心知便是難可思詳已歷問同住人大小咸云不覺

見垣內埋藥亦不聞木曰塢声恐或別處作不論耳既云服之即死故追以疑雖見温酒亦或攸以亂之耳言

大凡四卷真本書雜色合六十五番或真或草行

周氏冥通記卷四

終

王雲五主編  
幾書集成初編  
周氏冥通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陶弘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